

三月二十日那天，當我在家裏享受度假式的生活的時候，突然管家比特緊張地跟我說：「伽利略少爺，剛剛比利警長打電話過來，說有一宗棘手的案件，想你出手相助，幫忙調查。」於是，我便吩咐管家看門，立刻前往警署與警長會合。

比利警長看到我後，立刻二話不說就帶領我到案發現場調查，並告訴我：「這次我們請你來是因為現場找不到凶器和兇手留下的指紋，而且又沒有目擊證人，書桌上只有一張古埃及地圖，上面用血寫了兩個分別是「A」和「M」的英文字母，這有可能是鄔教授留下的死亡訊息。經我們調查，發現死者的學生瑪莉、助手米高和妻子安妮這三個人最有嫌疑。」

我聽完後大至明白了發生甚麼事，警長還告訴我，他們與死者的關係。從現場判斷，死者身上有用利器所做成的明顯傷痕，我們還發現地圖旁有一本日曆，揭頁是三月二十一日。但是，用於犯案的利器是甚麼？地圖上的「A」和「M」有甚麼含意？為甚麼日曆的揭頁是三月二十一日？殺人動機又是甚麼？我的腦海裏不停地浮現出一個個的疑團。

我拚命地思考，我認為瑪莉的嫌疑最大，因為她的作案動機十分明確——她經常被死者責罵，很可能因而心生怨恨，而米高和安妮的動機比較不明確，而地圖上的「A」和「M」很可能是鄔教授死前，拼命寫下的，本來是寫「MARY」，但他只是寫了「M」和「A」就死了，而我在地圖的背面也發現了他的指紋。接着，警長就和我前往瑪莉的住所捉拿她。

當瑪莉見到我們後，她表現得十分驚訝，她還問：「你們在這裏想要做甚麼？」我們沒有多說，立刻把她拘捕，再出示搜查令，就進屋搜查，過程中我們找到了一把沾血的小刀，相信那便是凶器。回到警署後，我們準備替她錄口供時，她卻一言不發，在錄口供的過程中，她不斷激動地說：「對不起！我是被迫的……」然後她就暈倒了，之後我們在她口中發現了一片藥片，待她醒過來後，她就只好把事情的真相說出來。原來是米高挾持她的父母，威脅她把鄔教授殺死，但她卻沒有殺死鄔教授，而是把一個假人扮成鄔教授後，和教授一起佈置案發現場。而

她家中的小刀和地圖上的「A」、「M」可能是米高得知後放置的，之後我們暫時把她釋放了。

可是，第二天，我們卻發現瑪莉在家中被殺了，她的脖子上有一條幼細勒痕，相信是被人用鋼絲勒死的。房中有搏鬥的痕跡，而且留有米高的指紋，於是我們出發前往捉拿米高這一個殺人兇手。

到達他的家後，我們準備捉拿他，可是卻中了他設的陷阱，他把藏在家中的炸彈引爆，想把我們炸死，由於威力太少，加上我們穿着避彈衣，所以不成功。接着，我們就立刻追捕他。最終，我們追上了他，但他拿出手槍射擊我們，我們只好開火還擊，他在我們的槍林彈雨中投降，我們幾名同伴也受傷了。最後，這宗殺人案件就圓滿地破案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就繼續在家中享受度假式的生活，當我開啟電視看新聞報道時，得知鄔教授沒有被殺死，他還和妻子重修舊好，帶着古埃及地圖一起出發前往尋找寶藏，而米高最終也被判罪了。